



悠然见湛江

黄康生



天微亮的时候,闲云醒了,沉睡中的港城也醒了。太阳还没升起,城市就开始热闹起来。轮船的汽笛声、商贩的叫卖声、行人的嬉笑声、孩子们的打闹声交织在一起,编织成美妙悠扬的晨曲。

“高姨小笼包”“四爹簸箕炊”“榕树湾美食”“味正云吞店”“水井头油条”等摊档早已升起缕缕白烟,刚出笼的早点热气腾腾。云吞、油条、牛腩粉、簸箕炊、蛤蜊饭、叶塔饼、猪杂汤、薄荷鸡、海鲜捞面、沙螺泥丁粥……湛江人接地气的早餐,可摆满一大桌。

“老板,来一根油条,两碗豆浆!”

“老板,来一碗海鲜捞面,再加一条油条!”

“好嘞!”店铺老板娘取出油条生胚,捏住两头,轻轻拉扯,并沿着锅边丢入滚油中,随后用长筷子按压,翻炒,等到油条外表金黄酥脆,即用笊箕捞出沥干装盘。

街坊们拿着酥脆蓬松的油条围坐在水井旁,边吃边闲话家常。

太阳伸着懒腰,缓缓地东边探出了头。此时,城市大小小茶馆茶楼也挤满了人。清晨结束的大叔大妈们,在茶馆里慢斟浅酌,静享惬意时光。“一盅两件三杯四盏”,大叔大妈们悠悠地烫杯,悠悠地续水,悠悠地夹起花生米送入口中……

平时穿戴讲究的网红主播也戴着拖鞋来到茶馆,并点了一碗姜撞奶。她先将牛奶倒进小奶锅里,加上糖,搅匀,然后用小火慢慢炖,直至牛奶起泡。紧接着,将小奶锅举高,斜斜地斟

入姜汁杯中,形成一道美妙的弧线。

她不疾不徐地舀起姜汁奶送到嘴边,轻轻地抿了抿,然后小口小口地啜饮。她笑着说:“把仪式感和松弛感都揉进奶香里。”

茶馆外面,赶早集的人们来来往往。

随着人群走进露天早市,便可看见各式各样的瓜菜,白的、黑的、红的、蓝的,应有尽有。那些刚送完孩子,吃完早点,打完太极拳的街坊在摊位前转悠,挑剔。他们时不时蹲下身子,东挑挑,西拣拣,左摸摸,右捏捏,不慌不忙,不急不躁,散淡从容。

午后,阳光变得慵懒,旧城老街也迎来了一天中最松弛的时刻。几位长者坐在树底下剥花生,抽水烟筒。一位头发花白的张阿姨坐在长椅上,喂着飞来飞去的鸽子。

细碎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温柔地洒下,形成斑驳的光影。轻柔的光影里,许多店家都趴在收银台后小憩。一位“菠萝大叔”还光着膀子坐在小店前打盹,猫咪斜躺在椅子上舔爪子。

一些闲来无事的街坊提着鸟笼到古港码头转悠、遛弯。他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不知不觉就溜掉了一个下午。

有人说,湛江人独有的松弛感,就藏在街头巷尾、渡口码头里。

日落时分,夕阳逐渐变得温柔,渔舟、飞鸟、海豚、军舰、红树林全都浸润在温暖的柔光中。

一位穿着“人字拖”的水产老板带着一只狗,伫立在硇洲东南码头上,翘首等待一轮橘子的日落。

渔船上,一位老渔民对着落日鞠躬,然后用竹竿把渔网收拢。

乡土诗人“木子草明”乘坐快艇出海追日落,逐光影。她说:“人生海海,别错过海上落日!”

夕阳一点一点地往下沉,从圆盘变成半圆盘,又从半圆盘变成月牙船。天空的色彩也从金色逐渐变成橙色,又从橙色变成紫色,最后从紫色变成蔚蓝色。

“东风吹暖刚新雾,已有人家放纸鸢。”没等夕阳完全落下,一只只形态各异的风筝便飞上了天空。

孩子们乘着风,肆意奔跑,放线、拽线、松线、收线……

一时间,天空中飘满了五颜六色的风筝。有白色的“水母”、黑色的“乌贼”、红色的“鲑鱼”、黄色的“锦鲤”、粉色的“章鱼”、蓝色的“鲸鱼”、金色的“金鱼”。

“金鱼”风筝的眼睛大如铜铃,外形修长而纤细。和风吹来,金鱼风筝的眼珠“滴溜溜”地乱转,紧接着,摇动尾巴在空中盘旋,翻飞,跳跃,宛如一条“活鱼”在空中转圈晃悠。

“水母”“乌贼”“章鱼”“鲸鱼”也以蓝天为“海”,尽情“遨游”。这时,“天已幻化成海,风筝也幻成了会飞的‘鱼’”。

水泥渔船,船体船形与犁头船相仿,用水泥和钢丝制造。吃水较深,最怕搁浅触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依靠机械动力。

白条仔,船体很小,形似帆板,船面两侧铺着两块涂有白漆的板,夜间靠水面反光,将趋光的鱼儿诱跳到船上。这种小船最经不起风浪,只选择月朗星稀风平浪静出现在浅滩海角。

长驳,长形船体有点像龙舟。出不得深海,只出没于江河中,在岸与船或船与船之间搞接驳。常常使用竹竿撑船,脚踏船舵,一竿可撑得老远。

竹排船,又称百袋仔,用大通竹组扎成筏,筏面垫高设篷而居。作业时水湿脚,常在江口河滩拉百袋围网。

铁船,多是购置原来一些大公司的二手船,由于价钱不菲,一般是几个人合股。大者好几百吨,出远海捕捞优质鱼。

泡沫船,用泡沫和夹板合成。船体不上油灰,靠泡沫的浮力。造价低廉,一般在浅海滩涂捕捉小鱼小虾。有个时期,家乡泡沫船曾一度发展到近50艘,列泊江岸,颇为壮观,被人戏称为“久泡泡沫舰队”。

忆当年,曾经的黄金水道上,船舶穿梭。江口古镇安铺颇有商埠气势,停泊的船只除了渔船,更多的是商船货船。那时候,潮起潮落,古镇月牙形码头,常常帆樯如林。搬运工人的号子,美食档的叫卖,充斥沿岸,令古镇弥漫着十足的埠味。

如今的江口,由于水利建设和自然的变迁,河道逐年淤塞,更因陆上交通日益发达,江口水上运输也随之萎缩,黄金水道不免变得冷清起来。

追忆黄金水道和船舶的变迁,我曾作过有趣的推论:如果没有百舸争流,江口就成不了黄金水道;如果没有黄金水道,安铺就成不了港口商埠,就难有“小广州湾”“小香港”“广东四大

古镇”的美称。船舶成就了商埠。安铺成为通商口岸,成为粤西一个商品集散地,成为享誉一方的岭南名镇,首先得益于早年的江口黄金水道,得益于各条水路的船舶云集。

安铺古港的船舶文化是值得探讨考究的。想当年,靠泊在这里的船舶可谓五花八门:就材质而言,有木船、铁船、水泥船、竹排船、泡沫船;论动力有帆船、机船和机帆船;论功能有渔船、商船、货船和渡船。还有是按地域或渔港来称谓的,如广州船、海口船、越南船、临高船、乌石船、北海船、江洪船等等。无论哪类船,都是船家赖以生存的船,都承载着水上居民的闯海生涯,都在谱写北部湾的“海上牧歌”。

风筝越飞越高,海边放风筝追风落日的人也越来越多。

夕阳下,有人在遛狗,有人在遛娃;有人在撒网,有人在起网;有人在捉螃蟹,有人在挖沙虫;还有人躺在吊床上聆听千年古港的心事。

华灯初上,城市的喧嚣渐渐褪去,一盏又一盏霓虹点亮城市的烟火。

披着夜色,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或夜唱,或夜饮,或夜营,慢享闲暇时光。

江心岛、滨湖湿地公园、三岭山牛姆岭、塘山岭欢乐谷等早已挤满了夜跑的人群。

跑友们头戴荧光卡,手持荧光棒,一边慢跑一边优哉游哉地欣赏路边的湖光山色。

喜欢夜舞的大妈大婶们也肆意迎风起舞。踏着音乐的节奏,她们不停地甩手、踢腿、扭腰、转身,一招一式,尽显从容与淡定。

湛江的风,带着一丝丝松弛的惬意,街头巷尾、路口桥边、湖滨河畔,人们步履悠闲,仿佛每一步都在与大海,与灯火亲密对话。

一些街坊早就来到海边,摆上桌椅,一边品人间烟火味,一边感受时光的缓慢流淌和大海的瞬息万变。

夜渐渐深了,湛江一湾两岸的灯火也渐渐亮起。各种特色美食、清凉饮品、趣味游戏等摊点正沿着广州湾大道延伸。除了传统摊位,还有一溜新潮的汽车后备箱。后备箱贩卖的物品更是琳琅满目,布艺、花艺、挂件、玩具、饰品、字画等让人眼花缭乱。不少街坊在各摊位前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每一步都透着一股悠闲劲儿。

月亮升起来了,发出银色的光芒,照在海面上,顿时,整个海面仿佛披上一层银纱。

月色下,海边露天KTV也开始唱起来。这些露天KTV大多自带音箱、话筒、提词器,点歌屏幕。屏幕右上角印有二维码,街坊可扫码点歌。

本土歌者大多点一些或怀旧、或时尚、或经典、或潮流的歌曲,惹得路人跃跃欲试。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刚捕鱼归来的金伯对着投影放映屏深情演绎《军港之夜》。他的歌声粗犷、沙哑、厚重,既带沧桑,又有质感。席地而坐的乡亲也跟着音乐节奏轻轻唱,有的还掏出手机不停地拍照。一曲唱罢,另一位童心未泯的孙大叔接过话筒边唱边跳,满满松弛感,唱到动情处,便朝大海呐喊。

月亮越升越高了,像一个银色的玉盘,镶嵌在湛江湾的上空,皎洁又唯美!皓月千里,星辰入海。此时,风也温柔,夜也温柔,湛江湾里的水也温柔。不知不觉,这座自带松弛感的城市就枕着歌声,枕着海风,枕着星月安然睡去……

风筝越飞越高,海边放风筝追风落日的人也越来越多。

夕阳下,有人在遛狗,有人在遛娃;有人在撒网,有人在起网;有人在捉螃蟹,有人在挖沙虫;还有人躺在吊床上聆听千年古港的心事。

华灯初上,城市的喧嚣渐渐褪去,一盏又一盏霓虹点亮城市的烟火。

披着夜色,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或夜唱,或夜饮,或夜营,慢享闲暇时光。

江心岛、滨湖湿地公园、三岭山牛姆岭、塘山岭欢乐谷等早已挤满了夜跑的人群。

跑友们头戴荧光卡,手持荧光棒,一边慢跑一边优哉游哉地欣赏路边的湖光山色。

喜欢夜舞的大妈大婶们也肆意迎风起舞。踏着音乐的节奏,她们不停地甩手、踢腿、扭腰、转身,一招一式,尽显从容与淡定。

湛江的风,带着一丝丝松弛的惬意,街头巷尾、路口桥边、湖滨河畔,人们步履悠闲,仿佛每一步都在与大海,与灯火亲密对话。

一些街坊早就来到海边,摆上桌椅,一边品人间烟火味,一边感受时光的缓慢流淌和大海的瞬息万变。

夜渐渐深了,湛江一湾两岸的灯火也渐渐亮起。各种特色美食、清凉饮品、趣味游戏等摊点正沿着广州湾大道延伸。除了传统摊位,还有一溜新潮的汽车后备箱。后备箱贩卖的物品更是琳琅满目,布艺、花艺、挂件、玩具、饰品、字画等让人眼花缭乱。不少街坊在各摊位前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每一步都透着一股悠闲劲儿。

月亮升起来了,发出银色的光芒,照在海面上,顿时,整个海面仿佛披上一层银纱。

月色下,海边露天KTV也开始唱起来。这些露天KTV大多自带音箱、话筒、提词器,点歌屏幕。屏幕右上角印有二维码,街坊可扫码点歌。

本土歌者大多点一些或怀旧、或时尚、或经典、或潮流的歌曲,惹得路人跃跃欲试。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刚捕鱼归来的金伯对着投影放映屏深情演绎《军港之夜》。他的歌声粗犷、沙哑、厚重,既带沧桑,又有质感。席地而坐的乡亲也跟着音乐节奏轻轻唱,有的还掏出手机不停地拍照。一曲唱罢,另一位童心未泯的孙大叔接过话筒边唱边跳,满满松弛感,唱到动情处,便朝大海呐喊。

月亮越升越高了,像一个银色的玉盘,镶嵌在湛江湾的上空,皎洁又唯美!皓月千里,星辰入海。此时,风也温柔,夜也温柔,湛江湾里的水也温柔。不知不觉,这座自带松弛感的城市就枕着歌声,枕着海风,枕着星月安然睡去……

水泥渔船,船体船形与犁头船相仿,用水泥和钢丝制造。吃水较深,最怕搁浅触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依靠机械动力。

白条仔,船体很小,形似帆板,船面两侧铺着两块涂有白漆的板,夜间靠水面反光,将趋光的鱼儿诱跳到船上。这种小船最经不起风浪,只选择月朗星稀风平浪静出现在浅滩海角。

长驳,长形船体有点像龙舟。出不得深海,只出没于江河中,在岸与船或船与船之间搞接驳。常常使用竹竿撑船,脚踏船舵,一竿可撑得老远。

竹排船,又称百袋仔,用大通竹组扎成筏,筏面垫高设篷而居。作业时水湿脚,常在江口河滩拉百袋围网。

铁船,多是购置原来一些大公司的二手船,由于价钱不菲,一般是几个人合股。大者好几百吨,出远海捕捞优质鱼。

泡沫船,用泡沫和夹板合成。船体不上油灰,靠泡沫的浮力。造价低廉,一般在浅海滩涂捕捉小鱼小虾。有个时期,家乡泡沫船曾一度发展到近50艘,列泊江岸,颇为壮观,被人戏称为“久泡泡沫舰队”。

忆当年,曾经的黄金水道上,船舶穿梭。江口古镇安铺颇有商埠气势,停泊的船只除了渔船,更多的是商船货船。那时候,潮起潮落,古镇月牙形码头,常常帆樯如林。搬运工人的号子,美食档的叫卖,充斥沿岸,令古镇弥漫着十足的埠味。

如今的江口,由于水利建设和自然的变迁,河道逐年淤塞,更因陆上交通日益发达,江口水上运输也随之萎缩,黄金水道不免变得冷清起来。

追忆黄金水道和船舶的变迁,我曾作过有趣的推论:如果没有百舸争流,江口就成不了黄金水道;如果没有黄金水道,安铺就成不了港口商埠,就难有“小广州湾”“小香港”“广东四大

古镇”的美称。船舶成就了商埠。安铺成为通商口岸,成为粤西一个商品集散地,成为享誉一方的岭南名镇,首先得益于早年的江口黄金水道,得益于各条水路的船舶云集。

安铺古港的船舶文化是值得探讨考究的。想当年,靠泊在这里的船舶可谓五花八门:就材质而言,有木船、铁船、水泥船、竹排船、泡沫船;论动力有帆船、机船和机帆船;论功能有渔船、商船、货船和渡船。还有是按地域或渔港来称谓的,如广州船、海口船、越南船、临高船、乌石船、北海船、江洪船等等。无论哪类船,都是船家赖以生存的船,都承载着水上居民的闯海生涯,都在谱写北部湾的“海上牧歌”。

船舶的今昔反映着历史的变迁。江口船舶文化,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财富。因此有人建议,如果江口黄金水道文旅项目搞起来,别忘了在某家民宿设一个“江口船舶博览”的小型船模展览,以引起人们对黄金水道的浮想,追忆古商埠往日曾经的繁荣,以史为引,提升游兴。

我是渔家子弟,自然怀念江口的船。总忘不了涨潮时刻与小伙伴到栈桥码头眺望江口归帆,跃上船与父辈分享耕海丰收的喜悦。是哦,渔家人习惯颠簸的风光,喜爱咸腥的日子。我为自己是北部湾之子而自豪。以至后来每每回乡漫步海岸江堤,对着废弃在九洲江沿岸躺卧于红树林边的烂船旧船,我都驻足注目。因为我知道,它们都即将接受拆船公司的拆卸解体,从而进入家具公司华丽转身,彻底告别与风浪为伍的日子。此刻,在我的心目中,它们的形象是高大伟岸的。它们像是一尊尊从火线撤退下来的老英雄,像是一尊尊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像是一尊尊威武的北部湾船夫的浮雕……

啊,故乡江口的船!

水泥渔船,船体船形与犁头船相仿,用水泥和钢丝制造。吃水较深,最怕搁浅触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依靠机械动力。

白条仔,船体很小,形似帆板,船面两侧铺着两块涂有白漆的板,夜间靠水面反光,将趋光的鱼儿诱跳到船上。这种小船最经不起风浪,只选择月朗星稀风平浪静出现在浅滩海角。

长驳,长形船体有点像龙舟。出不得深海,只出没于江河中,在岸与船或船与船之间搞接驳。常常使用竹竿撑船,脚踏船舵,一竿可撑得老远。

竹排船,又称百袋仔,用大通竹组扎成筏,筏面垫高设篷而居。作业时水湿脚,常在江口河滩拉百袋围网。

铁船,多是购置原来一些大公司的二手船,由于价钱不菲,一般是几个人合股。大者好几百吨,出远海捕捞优质鱼。

泡沫船,用泡沫和夹板合成。船体不上油灰,靠泡沫的浮力。造价低廉,一般在浅海滩涂捕捉小鱼小虾。有个时期,家乡泡沫船曾一度发展到近50艘,列泊江岸,颇为壮观,被人戏称为“久泡泡沫舰队”。

忆当年,曾经的黄金水道上,船舶穿梭。江口古镇安铺颇有商埠气势,停泊的船只除了渔船,更多的是商船货船。那时候,潮起潮落,古镇月牙形码头,常常帆樯如林。搬运工人的号子,美食档的叫卖,充斥沿岸,令古镇弥漫着十足的埠味。

如今的江口,由于水利建设和自然的变迁,河道逐年淤塞,更因陆上交通日益发达,江口水上运输也随之萎缩,黄金水道不免变得冷清起来。

追忆黄金水道和船舶的变迁,我曾作过有趣的推论:如果没有百舸争流,江口就成不了黄金水道;如果没有黄金水道,安铺就成不了港口商埠,就难有“小广州湾”“小香港”“广东四大

古镇”的美称。船舶成就了商埠。安铺成为通商口岸,成为粤西一个商品集散地,成为享誉一方的岭南名镇,首先得益于早年的江口黄金水道,得益于各条水路的船舶云集。

安铺古港的船舶文化是值得探讨考究的。想当年,靠泊在这里的船舶可谓五花八门:就材质而言,有木船、铁船、水泥船、竹排船、泡沫船;论动力有帆船、机船和机帆船;论功能有渔船、商船、货船和渡船。还有是按地域或渔港来称谓的,如广州船、海口船、越南船、临高船、乌石船、北海船、江洪船等等。无论哪类船,都是船家赖以生存的船,都承载着水上居民的闯海生涯,都在谱写北部湾的“海上牧歌”。

船舶的今昔反映着历史的变迁。江口船舶文化,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财富。因此有人建议,如果江口黄金水道文旅项目搞起来,别忘了在某家民宿设一个“江口船舶博览”的小型船模展览,以引起人们对黄金水道的浮想,追忆古商埠往日曾经的繁荣,以史为引,提升游兴。

我是渔家子弟,自然怀念江口的船。总忘不了涨潮时刻与小伙伴到栈桥码头眺望江口归帆,跃上船与父辈分享耕海丰收的喜悦。是哦,渔家人习惯颠簸的风光,喜爱咸腥的日子。我为自己是北部湾之子而自豪。以至后来每每回乡漫步海岸江堤,对着废弃在九洲江沿岸躺卧于红树林边的烂船旧船,我都驻足注目。因为我知道,它们都即将接受拆船公司的拆卸解体,从而进入家具公司华丽转身,彻底告别与风浪为伍的日子。此刻,在我的心目中,它们的形象是高大伟岸的。它们像是一尊尊从火线撤退下来的老英雄,像是一尊尊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像是一尊尊威武的北部湾船夫的浮雕……

啊,故乡江口的船!

水泥渔船,船体船形与犁头船相仿,用水泥和钢丝制造。吃水较深,最怕搁浅触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依靠机械动力。

白条仔,船体很小,形似帆板,船面两侧铺着两块涂有白漆的板,夜间靠水面反光,将趋光的鱼儿诱跳到船上。这种小船最经不起风浪,只选择月朗星稀风平浪静出现在浅滩海角。

长驳,长形船体有点像龙舟。出不得深海,只出没于江河中,在岸与船或船与船之间搞接驳。常常使用竹竿撑船,脚踏船舵,一竿可撑得老远。

竹排船,又称百袋仔,用大通竹组扎成筏,筏面垫高设篷而居。作业时水湿脚,常在江口河滩拉百袋围网。

铁船,多是购置原来一些大公司的二手船,由于价钱不菲,一般是几个人合股。大者好几百吨,出远海捕捞优质鱼。

泡沫船,用泡沫和夹板合成。船体不上油灰,靠泡沫的浮力。造价低廉,一般在浅海滩涂捕捉小鱼小虾。有个时期,家乡泡沫船曾一度发展到近50艘,列泊江岸,颇为壮观,被人戏称为“久泡泡沫舰队”。

忆当年,曾经的黄金水道上,船舶穿梭。江口古镇安铺颇有商埠气势,停泊的船只除了渔船,更多的是商船货船。那时候,潮起潮落,古镇月牙形码头,常常帆樯如林。搬运工人的号子,美食档的叫卖,充斥沿岸,令古镇弥漫着十足的埠味。

如今的江口,由于水利建设和自然的变迁,河道逐年淤塞,更因陆上交通日益发达,江口水上运输也随之萎缩,黄金水道不免变得冷清起来。

追忆黄金水道和船舶的变迁,我曾作过有趣的推论:如果没有百舸争流,江口就成不了黄金水道;如果没有黄金水道,安铺就成不了港口商埠,就难有“小广州湾”“小香港”“广东四大

古镇”的美称。船舶成就了商埠。安铺成为通商口岸,成为粤西一个商品集散地,成为享誉一方的岭南名镇,首先得益于早年的江口黄金水道,得益于各条水路的船舶云集。

安铺古港的船舶文化是值得探讨考究的。想当年,靠泊在这里的船舶可谓五花八门:就材质而言,有木船、铁船、水泥船、竹排船、泡沫船;论动力有帆船、机船和机帆船;论功能有渔船、商船、货船和渡船。还有是按地域或渔港来称谓的,如广州船、海口船、越南船、临高船、乌石船、北海船、江洪船等等。无论哪类船,都是船家赖以生存的船,都承载着水上居民的闯海生涯,都在谱写北部湾的“海上牧歌”。

船舶的今昔反映着历史的变迁。江口船舶文化,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财富。因此有人建议,如果江口黄金水道文旅项目搞起来,别忘了在某家民宿设一个“江口船舶博览”的小型船模展览,以引起人们对黄金水道的浮想,追忆古商埠往日曾经的繁荣,以史为引,提升游兴。

我是渔家子弟,自然怀念江口的船。总忘不了涨潮时刻与小伙伴到栈桥码头眺望江口归帆,跃上船与父辈分享耕海丰收的喜悦。是哦,渔家人习惯颠簸的风光,喜爱咸腥的日子。我为自己是北部湾之子而自豪。以至后来每每回乡漫步海岸江堤,对着废弃在九洲江沿岸躺卧于红树林边的烂船旧船,我都驻足注目。因为我知道,它们都即将接受拆船公司的拆卸解体,从而进入家具公司华丽转身,彻底告别与风浪为伍的日子。此刻,在我的心目中,它们的形象是高大伟岸的。它们像是一尊尊从火线撤退下来的老英雄,像是一尊尊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像是一尊尊威武的北部湾船夫的浮雕……

啊,故乡江口的船!

水泥渔船,船体船形与犁头船相仿,用水泥和钢丝制造。吃水较深,最怕搁浅触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依靠机械动力。

白条仔,船体很小,形似帆板,船面两侧铺着两块涂有白漆的板,夜间靠水面反光,将趋光的鱼儿诱跳到船上。这种小船最经不起风浪,只选择月朗星稀风平浪静出现在浅滩海角。

长驳,长形船体有点像龙舟。出不得深海,只出没于江河中,在岸与船或船与船之间搞接驳。常常使用竹竿撑船,脚踏船舵,一竿可撑得老远。

竹排船,又称百袋仔,用大通竹组扎成筏,筏面垫高设篷而居。作业时水湿脚,常在江口河滩拉百袋围网。

铁船,多是购置原来一些大公司的二手船,由于价钱不菲,一般是几个人合股。大者好几百吨,出远海捕捞优质鱼。

泡沫船,用泡沫和夹板合成。船体不上油灰,靠泡沫的浮力。造价低廉,一般在浅海滩涂捕捉小鱼小虾。有个时期,家乡泡沫船曾一度发展到近50艘,列泊江岸,颇为壮观,被人戏称为“久泡泡沫舰队”。

忆当年,曾经的黄金水道上,船舶穿梭。江口古镇安铺颇有商埠气势,停泊的船只除了渔船,更多的是商船货船。那时候,潮起潮落,古镇月牙形码头,常常帆樯如林。搬运工人的号子,美食档的叫卖,充斥沿岸,令古镇弥漫着十足的埠味。

如今的江口,由于水利建设和自然的变迁,河道逐年淤塞,更因陆上交通日益发达,江口水上运输也随之萎缩,黄金水道不免变得冷清起来。

追忆黄金水道和船舶的变迁,我曾作过有趣的推论:如果没有百舸争流,江口就成不了黄金水道;如果没有黄金水道,安铺就成不了港口商埠,就难有“小广州湾”“小香港”“广东四大

古镇”的美称。船舶成就了商埠。安铺成为通商口岸,成为粤西一个商品集散地,成为享誉一方的岭南名镇,首先得益于早年的江口黄金水道,得益于各条水路的船舶云集。

安铺古港的船舶文化是值得探讨考究的。想当年,靠泊在这里的船舶可谓五花八门:就材质而言,有木船、铁船、水泥船、竹排船、泡沫船;论动力有帆船、机船和机帆船;论功能有渔船、商船、货船和渡船。还有是按地域或渔港来称谓的,如广州船、海口船、越南船、临高船、乌石船、北海船、江洪船等等。无论哪类船,都是船家赖以生存的船,都承载着水上居民的闯海生涯,都在谱写北部湾的“海上牧歌”。

船舶的今昔反映着历史的变迁。江口船舶文化,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财富。因此有人建议,如果江口黄金水道文旅项目搞起来,别忘了在某家民宿设一个“江口船舶博览”的小型船模展览,以引起人们对黄金水道的浮想,追忆古商埠往日曾经的繁荣,以史为引,提升游兴。

我是渔家子弟,自然怀念江口的船。总忘不了涨潮时刻与小伙伴到栈桥码头眺望江口归帆,跃上船与父辈分享耕海丰收的喜悦。是哦,渔家人习惯颠簸的风光,喜爱咸腥的日子。我为自己是北部湾之子而自豪。以至后来每每回乡漫步海岸江堤,对着废弃在九洲江沿岸躺卧于红树林边的烂船旧船,我都驻足注目。因为我知道,它们都即将接受拆船公司的拆卸解体,从而进入家具公司华丽转身,彻底告别与风浪为伍的日子。此刻,在我的心目中,它们的形象是高大伟岸的。它们像是一尊尊从火线撤退下来的老英雄,像是一尊尊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像是一尊尊威武的北部湾船夫的浮雕……

啊,故乡江口的船!

水泥渔船,船体船形与犁头船相仿,用水泥和钢丝制造。吃水较深,最怕搁浅触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依靠机械动力。

白条仔,船体很小,形似帆板,船面两侧铺着两块涂有白漆的板,夜间靠水面反光,将趋光的鱼儿诱跳到船上。这种小船最经不起风浪,只选择月朗星稀风平浪静出现在浅滩海角。

长驳,长形船体有点像龙舟。出不得深海,只出没于江河中,在岸与船或船与船之间搞接驳。常常使用竹竿撑船,脚踏船舵,一竿可撑得老远。

竹排船,又称百袋仔,用大通竹组扎成筏,筏面垫高设篷而居。作业时水湿脚,常在江口河滩拉百袋围网。

铁船,多是购置原来一些大公司的二手船,由于价钱不菲,一般是几个人合股。大者好几百吨,出远海捕捞优质鱼。

泡沫船,用泡沫和夹板合成。船体不上油灰,靠泡沫的浮力。造价低廉,一般在浅海滩涂捕捉小鱼小虾。有个时期,家乡泡沫船曾一度发展到近50艘,列泊江岸,颇为壮观,被人戏称为“久泡泡沫舰队”。

忆当年,曾经的黄金水道上,船舶穿梭。江口古镇安铺颇有商埠气势,停泊的船只除了渔船,更多的是商船货船。那时候,潮起潮落,古镇月牙形码头,常常帆樯如林。搬运工人的号子,美食档的叫卖,充斥沿岸,令古镇弥漫着十足的埠味。

如今的江口,由于水利建设和自然的变迁,河道逐年淤塞,更因陆上交通日益发达,江口水上运输也随之萎缩,黄金水道不免变得冷清起来。

追忆黄金水道和船舶的变迁,我曾作过有趣的推论:如果没有百舸争流,江口就成不了黄金水道;如果没有黄金水道,安铺就成不了港口商埠,就难有“小广州湾”“小香港”“广东四大

古镇”的美称。船舶成就了商埠。安铺成为通商口岸,成为粤西一个商品集散地,成为享誉一方的岭南名镇,首先得益于早年的江口黄金水道,得益于各条水路的船舶云集。

安铺古港的船舶文化是值得探讨考究的。想当年,靠泊在这里的船舶可谓五花八门:就材质而言,有木船、铁船、水泥船、竹排船、泡沫船;论动力有帆船、机船和机帆船;论功能有渔船、商船、货船和渡船。还有是按地域或渔港来称谓的,如广州船、海口船、越南船、临高船、乌石船、北海船、江洪船等等。无论哪类船,都是船家赖以生存的船,都承载着水上居民的闯海生涯,都在谱写北部湾的“海上牧歌”。

船舶的今昔反映着历史的变迁。江口船舶文化,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财富。因此有人建议,如果江口黄金水道文旅项目搞起来,别忘了在某家民宿设一个“江口船舶博览”的小型船模展览,以引起人们对黄金水道的浮想,追忆古商埠往日曾经的繁荣,以史为引,提升游兴。

我是渔家子弟,自然怀念江口的船。总忘不了涨潮时刻与小伙伴到栈桥码头眺望江口归帆,跃上船与父辈分享耕海丰收的喜悦。是哦,渔家人习惯颠簸的风光,喜爱咸腥的日子。我为自己是北部湾之子而自豪。以至后来每每回乡漫步海岸江堤,对着废弃在九洲江沿岸躺卧于红树林边的烂船旧船,我都驻足注目。因为我知道,它们都即将接受拆船公司的拆卸解体,从而进入家具公司华丽转身,彻底告别与风浪为伍的日子。此刻,在我的心目中,它们的形象是高大伟岸的。它们像是一尊尊从火线撤退下来的老英雄,像是一尊尊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像是一尊尊威武的北部湾船夫的浮雕……

啊,故乡江口的船!

苦楝树

(组诗)

李明刚

1

冬天,万物萧条
苦楝树光秃秃的树枝直指蓝天
它的树干龟裂成一小块一小块
只要稍为用力,树皮就会脱落
寒风是一把利刃
剥光了苦楝树所有的外衣
朔风和冷雨在它的躯干掀起一场又一场风暴
候鸟一路往南打探消息
春天的潮声却迟迟不来
寒风仍在呼啸
苍茫大地上
苦楝树挺起一身傲骨

2

苦楝树用怯生生的嫩芽探访春天
阳光拂去芽尖上的风霜
春的话语权被激活
燕子与蝴蝶在细雨中的舞姿
与春的旋律是那么合拍
被春天宠成王的苦楝树
白里透紫的花朵,避开枝头
像天空飘来的云朵,停留其间
倒春寒来得猝不及防
树枝晃动,苦楝花像雪花般坠落
那情景,容易让人想起长眠的亲人
母亲的音容笑貌,在花丛中闪现
萦绕其间的忧伤,随落英飘散
这个湿润的季节
大地万物,姿态万千

3

梅雨扎堆飘落
蛙鸣催长植物
不敢辜负盛夏,苦楝树活出蓬勃
风摇动叶子,从疏到密堆起绿云
遵循生存法则,花朵让位给青果
黄鹂鸟适时锦上添花,放开歌喉
歌唱阳光雨露,赞美劳作芬芳和茂盛
万物都在扩张的季节
枝条举高的天空
一群白鹭在滑行,仿佛众仙女下凡
她们降临人间
烟火正旺

4

稻香弥漫秋天
苦楝树一身染黄
满树叶子连同果实换成一袭黄衣
沉甸甸的稻穗叩谢土地的时候
苦楝树熟透的果实和干枯的叶子
回归大地
一切归零,了无牵挂
一个行者
从苦楝树下走过
踏上秋天的旅程
脚步运动的瞬间,他头顶的天空
高远,辽阔

5

曾有几队鲍鱼,游向大清真殿
游进历史
后来又循着月光,游进梦乡
潜回硇洲
去时叫鮫鱼,回时叫螺鱼
现在叫——硇洲鲍鱼

6

曾有几队鲍鱼,游向大清真殿
游进历史
后来又循着月光,游进梦乡
潜回硇洲
去时叫鮫鱼,回时叫螺鱼
现在叫——硇洲鲍鱼

7

曾有几队鲍鱼,游向大清真殿
游进历史
后来又循着月光,游进梦乡
潜回硇洲
去时叫鮫鱼,回时叫螺鱼
现在叫——硇洲鲍鱼

菠萝的海

(外一首)

李本明

这里除了海之外,还是海
陆地也能汪洋成海
偌大腹地,泛起绿色浪花

此刻,一把伞的阳光让影子打折回栈道
天空布蓝,白云碎花
风车雪白,随处可见
把风逮托得很高
一望无际的形容词
赤红土壤,埋着浪花的根

风儿的手帕,全给了剑叶
丘陵山坡,让浪花此起彼伏
倾尽所有,迎娶了菠萝
而一片海,就是菠萝的嫁妆

渔人码头

一座古老的港埠
让浪花上岸
让渔船上岸
让鱼儿上岸
让鱼儿在筐里跳跃
让心情在筐里跳跃

让每一缕白云
让浪花朵朵
让帆船点点
让这一片海湾
让古老的风情街
与海鲜一起
加以红红的火候
把日子熬成鲜活的汤
喝下一碗湛江蓝

故乡江口的船

何银华

那时候,潮起潮落,古镇月牙形码头,常常帆樯如林。搬运工人的号子,美食档的叫卖,充斥沿岸,令古镇弥漫着十足的埠味。

九洲江口的风物,我写过江口渔村,写过江口红树林,现在我想写写江口的船了。

我很熟悉江口的船,因为我家就在九洲江口,就在北部湾畔安铺古港黄金水道岸边。这里不仅有晨曦江花晚赏落霞的诗情,更伴有云水间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画意。尤其家乡地处江口前沿,是安铺港的咽喉,村头鲤鱼潭河段水深浪静,是来往船舶喜欢停泊和避风的好地方,因此从小我就有机会见到各种各样的船只。

先说说我们渔家的渔舟吧。故乡的船常常浮现在脑际,闭着眼睛我也能把它勾勒出来:

抛网头船,平头,似古代的战船。浪拍打船头嘭嘭响,一桅一帆,多在浅海作业,以捕捞藻类、贝类和海星为主。这种船已于20世纪60年代被淘汰。

犁头船,头尖,大帆外加一叶三角小帆,靠自然风,速度比平头船快,可出深海作业。合作化时期,这种船比较普遍,成群出没,在海上成了一道风景。

九洲江口的风物,我写过江口渔村,写过江口红树林,现在我想写写江口的船了。

我很熟悉江口的船,因为我家就在九洲江口,就在北部湾畔安铺古港黄金水道岸边。这里不仅有晨曦江花晚赏落霞的诗情,更伴有云水间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画意。尤其家乡地处江口前沿,是安铺港的咽喉,村头鲤鱼潭河段水深浪静,是来往船舶喜欢停泊和避风的好地方,因此从小我就有机会见到各种各样的船只。

先说说我们渔家的渔舟吧。故乡的船常常浮现在脑际,闭着眼睛我也能把它勾勒出来:

抛网头船,平头,似古代的战船。浪拍打船头嘭嘭响,一桅一帆,多在浅海作业,以捕捞藻类、贝类和海星为主。这种船已于20世纪60年代被淘汰。

犁头船,头尖,大帆外加一叶三角小帆,靠自然风,速度比平头船快,可出深海作业。合作化时期,这种船比较普遍,成群出没,在海上成了一道风景。

海风江韵——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十一)

本版稿件由《湛江日报》提供